

35天就能见证一次奇迹

英国剑桥大学数学家利特尔伍德曾撰书指出,根据数学统计推算,一个人约隔35天就会见证一次奇迹。“利特尔伍德法则”(Littlewood's law)超越了宗教与超自然,纯粹用数学观点加以解释。利特尔伍德认为,一个人每秒可以听见或看见一起事件,而一天当中清醒且保持警觉的时间约有8个小时。由此数据计算下来,大约每隔35天就会碰到一次百万分之一的事件。也就是说,只要样本数量足够,任何离谱的事件都有可能发生,再怎么难以解释的情形也变得家常便饭。

将wifi留在家里的壁纸

法国科学家研发出一款壁纸十分新奇,它可以将wifi留在家里,不穿墙、不穿天花板和地板,当然这要看你贴在哪里。这种壁纸采用一种特殊的油墨含银颗粒,与普通的壁纸基本没什么区别,区别是没有图案可以选择,而价格也差不多,已于2013年推出上市。

早高峰前地铁免费

6月24日起,新加坡将执行一项试行一年的早高峰时段之前免费搭乘地铁计划:乘客在周一至周五早上7时45分之前从位于市区的16个地铁站出站,将无需付费;7时45分至8时之间,从这些地铁站出站可享受0.5新元折扣(约合2.5元人民币)。这一计划将试行一年,预计耗资1000万新元,由政府承担,有望能促使平常在高峰时段乘车的乘客有10%至20%提早出门乘车。

**秃发与前列腺癌有关系**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报告称,男性秃顶与患前列腺癌的风险升高可能有关联。该研究发现,总体而言秃顶男性患前列腺癌的风险比不秃者高69%,而在30岁前就秃顶者,在60岁前患前列腺癌的风险是不秃顶者的两倍多。

脂肪多的食物能减肥

奥克兰理工大学一教授研究发现,靠吃脂肪多的食物来减肥是可行的。教授表示,因为碳水化合物含量高的食物会致储存脂肪的荷尔蒙、胰岛素增多,从而对燃烧脂肪起到反作用。所以不是高脂肪的食物让我们胖了,而是碳水化合物在捣乱。

奥克兰 Auckland**我闻 | Blog****彼岸苍生**

杨半斤
专栏作者(加德满都)

加德满都的帕斯帕提那寺是尼泊尔著名的湿婆神庙。印度教规定非教徒不得入主殿,所以游客只能隔河遥望对岸庙宇的外部轮廓。即便如此,端着长枪短炮摄影器材而来的各国游人仍络绎不绝,除了这河边庙宇优美之故,也是因为庙外的巴格马蒂河畔有阿里雅火葬台,每天都在举行传统的印度教火葬。

我此生没有亲眼见过火葬,甚至没有参加过任何一场葬礼。来到异国注目和自己人生毫无关联的生死仪式,以快门定格一具肉体于世间最后的存在,是远比我想象要沉重的观礼。

火葬前,死者被亲友托置于河岸的石坡上进行净身,河水浸过脚踝,鲜花和香料随之撒入河中,是为最后的告别。短暂仪式后,死者随即被安置于河边木头搭建的平台,火光渐起,几缕青烟,隆重而虚无,万事皆空。

这是毫不相干的此岸和彼岸。此岸的人悠游闲适,彼岸的人忙碌悲怆。那岸此起彼伏的痛哭嚎啕在这岸看来更像是一场浩大戏剧里高潮时分的诘问和吟咏。真正让人动容的并非那些深情的宣泄,而是每个生者在死之仪式里看到自己必然要面对的同样的生死命题。

河的这岸,有十一座小佛塔正对神庙,每座佛塔内都有一根象征湿婆神的创造力林迦,站在尽头望去,林迦层层延伸,像是生命的隐喻。在这美如画卷的风景里,生死对望,河水徜徉。

帕斯帕提那寺园区收门票。这是我在加德满都遇到过最贵的票价,足足有其它景区门票的两倍之多。当我就门票的价格提出质疑的时候,买票的尼泊尔小伙子挑着眉毛一脸戏谑道:“谁说人生很便宜呢?”我顷刻哑然。

**穿越时空的水母**

杜豫
专栏作者(埃及)

印象中最早的穿越就是年少时看过的漫画,名叫天是红河岸。现代少女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爱恨情仇,彼原千绘一画就是十年,那时曾心心念念的要去红河看一看。没想到当真有一日来了埃及,竟发现红河并不在这里,而是在土耳其。

没有红河可以追忆往事,只好到红海走一走。之前听导游说,红海的海水是赤红色的,能把天空也染红。可真正乘风行驶在红海之上,才知道传说的虚构性有多大。红色的海水一点没见着,倒是那几尽透明的水色,美得让人出神,说是海底世界一目了然也不足为过。

也许是为了方便观看水下珊瑚,渔船的底部竟然是一块玻璃。我从来没有见过底部透明的渔船,不免担心行驶到半途玻璃会不会突然裂开,索性离“最佳观赏地”远一点。围栏两边,不少人在钓鱼,钓上来的战利品无一不是罕见品种,五颜六色,稀奇古怪。船的不远处,隐约能看到海龟缓缓漂过,相比起来,偶然路过的海豚要敏捷矫健得多,碧蓝的水波间能清晰地看到它们匆匆的身影。一路上,海鸥执着地追在船尾,忽远忽近,高调的太阳把它们的影子打落下来,像是好奇的孩子在追问大人的去处,活泼的模样跃然海上。

临上岸前,我突然在水桶里发现了一只透明物体。拿出来一看,原来是只水母,粉中透紫的质感像极了果冻,握在手里轻轻一捏就会爆掉的样子。大家都好奇地过来看,却没有人认领。它如何会出现在这里实在让人诧异,难道真是穿越而来?要是这样,那它的运气真是有点背,倒是可以写一篇二十一世纪历险记凭吊一番。

**味觉的记忆**

荣荣
专栏作者(西雅图)

人有中国胃,不管到哪里都是挑剔的,纵使是西餐高雅格调,红咖喱绿咖喱有异域风味,都不能真正叫人满意。唯有一碗鸡汤馄饨、一碗鱼汤、一碟白斩鸡,能叫你乖乖“缴械”投降。

中国料理最频繁使用的便是葱、姜、蒜、黄酒——这几样东西不管你做什么荤菜都会用到,要是爱吃红烧的,还少不了花椒、桂皮、小茴香和冰糖。拜早年来美的广东、福建移民所赐,这些中国调料在超市里已经不难觅到,但总感觉桂皮个头太大,老姜像吃了膨大剂,辣椒和花椒的质量,感觉还不如“黄飞红”里面剩下的,总之极难觅到地道的。

其次是河鲜,西雅图靠海,有非常丰富的海产品,鱼虾蟹都不缺,但还是没有河鲜滋味清淡。很可惜,这里钓鱼是需要执照的,所以河鱼成了一样稀奇的东西,家里经常吃的白白的牛奶一样的鱼汤,也仅存留于记忆中了。

和鱼汤同理,鸡汤也不怎么容易吃到。虽然国内已经带了汤料过来,什么花胶、玉竹,反正都是食补的好货,可惜美国普通超市里只有速冻鸡腿,要特意去中国超市,才有整鸡、整鸭和鸽子,但是家里却没有大骨刀,所以滑稽的三大块鸡就这么下锅了,和我名贵的花胶搅合在一起,我不知道它们这算谁侮辱了谁?

尽管时有不如意,但我仍在努力尝试,而且并非只有我一个人在“挣扎”,有才的人们常有出人意料的发明。这两天就看到有人用墨西哥零食脆片、鸡蛋、面粉和平底锅“山寨”了一个煎饼果子;更听说有人在手无咸肉的情况下,将就地用上了西班牙熏腿作为代替,也做出了可以乱真的美味米饭!